

聯
俄
的
討
論

鄒魯



上海
東圖書局

聯俄的討論

瀨 孫

我國自開國以來，至今已十五年了。據大陸報唐君所調查，除一九一九年外，每年均受戰爭的犧牲，尤以今年爲最厲害。總計戰爭中的過去十四年間，共有大戰三十次；一九二四年內卽有六次，其他兵變和倒戈的戰爭，共達一百九十四次；合共大小戰爭有二百餘次之多。這還未了，近來的趨勢，好像比前更多了。照這樣「內亂頻仍」的情形看來我國的民不聊生，實在是不足爲奇的。但這情形發生的緣故，人人祇知道是由於國內的野心軍閥，爭權奪利所致；而不知軍閥的思想是異常簡單的，智識是十分淺陋的，倘使國內無野心政客無聊文人助桀爲虐，與他們朋比爲奸，或從中挑撥；外無帝國主義者的勾結和資助軍事上種種物質的利器以成其勢，那末，我深信國內的軍閥無論怎樣野心，

斷不會弄到這樣兇惡哩！那一班野心政客無聊文人本來是無權無勇的；他們的本領，祇限於挑撥離間，使軍閥大家鬼打鬼，僥倖目的達到，便向勝的一方略沾恩惠罷了。然此不過限於國裏的爭鬥，好像一家兄弟鬩牆似的，還未有引狼入室，勾結外人，把一家裏的爭鬥去受外人指揮，甚至於受外人主宰，猶且不怕，這就是萬分的危險了，內亂的慘禍是無止境了。故此我國的內亂，倘係祇限國人爲爭亂的分子，那就比較上或是未有十分厲害，那是容易解決的。倘使各軍閥個個都與外國帝國主義者勾結，受他指揮，受他操縱，那就不獨軍閥互相爭雄爭權爭利，打個不了，列強亦可利用我國爲戰場，軍閥爲工具，國人爲傀儡，去擴充他們固有的勢力和權利。這樣結果，即使我國不亡，必定受外人共管了。就是退一步說。假使有一個軍閥，因爲得帝國主義者的資助，能夠打平其他的軍閥，使中國成功了武力的統一，可算沒有別個軍閥與之爭雄了，國

內或沒有內亂了；但那赫赫大功的帝國主義者，豈有功成身退，沒有條件的白送了他們的資助嗎？哼！我怕其結果最高的成績，僅存「中華民國」四個字爲表面上的一個名詞罷了；其實內裏已成空虛，好像列強交還我的膠州一樣，祇得其名，實在內裏所有已被日本奪去乾乾淨淨。了況且照我國情勢來講，武力統一是一是那麼一樁夢想的事呵！然而我國十數年來的內亂：試問那一處是沒有帝國主義者在前後煽動，在裏頭搗亂，在背後扯綫？那一次內亂沒有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或爲他的工具？遠者不必論，就以最近二年的國內戰爭而言，事實上那一個軍閥是沒有勾結英法美日等國爲其後盾？滇之聯法，奉之聯日，漢之聯英，馮之聯俄，是彰彰在人耳目的。故去秋之戰，有人說實在是日俄之戰，非盡無理，最近北方之戰，亦不過英國欲利用吳佩孚而與蘇俄暗戰而已。日之助張，其目的是在東三省的權利；英之助吳，是在長江和西南的權利；俄之助馮

和法之助唐，何莫非有其目的底權利？照這樣看來，帝國主義者之與我聯合，是愛我抑是別有用意呢？我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是欲利用之以爭長個人的勝利，但結果是怎樣呢？彼帝國主義者果爲軍閥所利用，而終達最後的勝利，抑彼軍閥反爲帝國主義者所利用，以遂其侵略的野心呢？唉！我講到這裏，不禁嘆道！我國軍閥的無知，實在未免太可憐了，因爲帝國主義者之在我國無一非利用我國內亂來擴充他的利益，增長他的勢力！彼無所謂爲「正誼」「友善」而來，實在是爲他的利益而來。我國凡有一次的內亂，這種事實最容易看得出來，彼軍閥非不知之，不過爲自己爭長計，不惜把國家的權利甘心分送與人罷了。請容我舉一件事實來證明他：民十粵軍由漳返粵的時候，在粵的軍閥是莫榮新，一聞粵軍舉戈返粵，便手足無措；同時英帝國主義者，又怕粵軍返粵是與他不利的，故與莫氏共謀抵抗粵軍返粵之舉，兵戈一起時，最要緊的當然是軍

費，當時英國應允莫氏一百萬元；莫氏一聞這筆大款子便歡天喜地，以爲英帝國主義者是可以共患難的，不料十萬圓的小款甫交，英使便與莫氏開談判提出交換權利的條件，結果終以全省的礦權斷送于英國，這就是驚動全球的所謂「加沙爾」條約的成立了。幸粵軍成功返粵，卒將該約廢了。及莫氏逃走，中山先生返粵，英國便知莫氏不可挽救；及聞中山先生決志北伐，他就馬上又拿五百萬借款作爲北伐軍費來轉動中山先生要將廣九粵漢二鐵路接軌爲條件。這是帝國主義者惟利是視慣用的伎倆，明知莫氏失敗，轉來投好民黨，他用心如何，可想而知！蓋廣九粵漢接軌，是英國數十年來所垂涎的，這一段鐵路的侵略，一旦遂他所欲，廣東咽喉受他握制，廣州市僅成過路的市區，香港當爲西南全部的經濟上中心點，帝國主義者的深謀遠慮，多麼令人可怕呵！中山先生非常明白，不上他的當，毅然拒絕，始終不肯輕送國家一毫的利益，中山先生的愛

國真誠，還不令人佩服嗎？但我舉這個事實出來，是表明列強之助我是絕無善意的，絕無所謂「友善」「正誼」的，完全是謀彼利益而來。總而言之，外人之來我國，無論是與軍閥勾結，或與政府締結，甚至於與我國商人或與人民聯合，沒有不是爲彼的利益關係而來。自外人到我國以來，皆是如此；不過遇到我國內亂時，他們入寇的機會便多，圖謀的權利便厚了。故我國的內亂，是他們所希望的；即使內亂停止，彼亦故意到來挑撥，離間，煽動內亂以收漁人之利。這種事實，在過去十數年間屢見不少。中山先生說：多一個外國人來我國，可比多一個皇帝。又說「多一個外國人到我國，我國便多窮一分，因之餓死之人愈多了」。中山先生的話一不錯。可見帝國主義者在我國絕無好意，雖三尺童子，也知道了，豈有軍閥不知的道理嗎？知之還要同他勾結，不外兩個原由：（一）利祿薰心和迷信權力萬能；（二）以爲其他軍閥已勾結於前，得以扶植勢力，我又何

妨照樣去做，且可作對抗的勢力？噫！我剛纔所謂引狼入室，就是這個意思；列強在我國作鬼作祟，固是我們的大敵，但我國不肖軍閥，倘若不招之而來，且與之勾結，我怕帝國主義者雖惡，他未必容易把我國家弄到這樣田地哩！我講到這裏，實在是痛心得很！國人如果知道勾結外強的厲害，在在足使亡國者，我以為一試不可再試了。就退一步言，假使現時因國際大勢已經變遷，我國與外國——無論任何國家——有不得不要聯之勢；姑無論該國是否一個帝國主義者，——倘是帝國主義者更應審慎——我們因鑒於過去的事實，應該十二分的審慎，十二分的提防，方可結合；萬不可倉從事！更萬不好像我國軍閥的喪心狂胆，不惜爲自己權勢計，亂來與他們勾結，而把國家的權利作爲孤注的。近來我國有一部份人極力鼓吹聯俄，一似非聯俄，我國便無可救藥，聯後國家即可立強。這種論調，我已聽得麻煩了。一國之與一國聯合，是那麼重要的

一件事，而俄國與我國在歷史上所發生的關係，更爲重要；以地理言，俄跨歐亞兩洲，在亞洲方面，實與我國相聯，故比較上我國與他發生外交關係最早；俄無論在帝國時代或在革命成功政體改變時代，外交內政如何，我國無一不受他的影響，尤其是革命後所受影響更爲厲害。故中俄國際關係，更爲重要，這不獨與我國關係爲然，差不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不受其影響的。大的國家，如英，美，法，日等國，對於蘇俄國際問題，舉國上下，無不悉心研究，絕交者有之，傍觀者有之，絕無辦法者有之；小的國家因直接或間接受他絕大的影響也有，因此許多發生空前的變動。故蘇俄問題，實一世界問題，所以講到聯俄問題，在國際間不可作爲單方的研究、各方的利害都要顧慮到。但是我國提倡聯俄的那一部份人，所發表主張聯俄的論調是怎樣呢？以我所見，這班人非以個人主觀方面去研究，和發表他意見，就是注重理想方面，把事實放諸

腦後；有的連國際常識都沒有，謬謬然又學人大發聯俄的議論，殊覺好笑！最近我又看見好幾篇聯俄文章在北京發表，是所謂智識階級者做的：尤爲奇異！其討論要點，不是說「我們聯俄之後，就有什麼利益」，就是說「聯俄之後，俄便如何幫助我，如何使我國家馬上脫離列強的羈絆」，這種論調，是出於智識階級者之口，是十分奇怪的；因爲同時這班人，無一不承認外交問題，仍是利害問題；但對於聯俄的主張，祇說聯後我國便得什麼利益，而對於俄國的利益，絕未有一人提及。這種立論，我實在莫明其妙。其用心如何，更令人懷疑。倘非故意替人講話，就是對於這個問題研究不澈底。祇曉替人講話，就難怪許多人說他們是受了盧布的關係，否則媚外成性。媚外成性，是我國人普通的特性，這也難怪；但我國際此應該外拒帝國主義的時候，這種祇知媚外的人，是國家的敗類，我們應該糾正他。倘是這種片面的論調，是由于研究未得澈底，

那末，一般智識淺陋的人和氣盛的青年讀之，實在是萬分危險了。聯俄是一件那麼重要的一個問題，輕輕討論是何容易；倘若聯後的結果，果如他們所言是好的，固爲國家之幸；反之，有一不慎，成了事實，小之足以助長國家的內亂，大之足以促我國早亡，即世界二次之大戰爭，也以此爲導火線，還未可料。故聯俄問題，實我國一個存亡的問題，是非同小可的，用不着片面的和感情的論調來主張。所以中山先生這樣剛斷聰明的人，尙且不敢明言聯俄。在他的遺囑裏，祇說「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個主張，是何等明瞭！照這主張的解釋，人人知道聯與不聯，完全在以平等待我爲條件；故無論任何國家來聯我，我當先看看該國確是以平等待我與否爲標準。今之聯俄，我們亦可本此意旨以解決之，看看蘇俄事實上是否以平等待我，抑是仍用前俄的高壓政策？彼之來確是抱一種人道主義，爲各民族解決種種不平等待遇，抑是掩耳盜

鈴，借平等待遇的假面具，去實行侵略弱小民族的事實？彼的外交政策是否拋棄本國的利害爲前提，抑是只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彼之來是否出於善意，抑是別有用意？再進一步言，假使蘇俄對我確有善意，而我應與之聯，其聯之法又何如呢？是否聯俄就是要我俯首聽命於他，受他支配，抑是彼此訂着互惠的條件和平等待遇的利益呢？凡此種種，我們應該十二分提醒精神，仔細研究，方敢下斷語。因爲我國比較上現在還是一個弱國，最容易上了他人的大當。我並非說因爲他是一個強國，就怕與他聯，兩國聯合固不能以相當國力爲限；然彼此的關係，總逃不出利害圈套：故聯之即使其與我無害，對方的利害，我仍不可不研究之，方爲學者的態度，智者的所爲。倘是明知聯之是危險的，而仍主張聯之，那末，便是甘心賣國；又何怪軍閥與之勾結？彼軍閥已先我而行，大有先見之明，我方佩服無已，還要天天去打倒他嗎？噫！這個聯俄問題，我剛

纔講過是不容易研究的，以智識寡陋的我，是更不容易的。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研究時，更要平心靜氣和本良心的主張，不可偏以感情用事和祇偏於理想的討論。這種問題若太偏於思想的討論，容易流於空談無補，徒然誘惑人心；但是事實呢，就是不可掩人耳目的。故我討論這個問題，我是注重事實方面，憑着良心的主張，講良心的話；人之如何駁我，尤其是以感情用事的人來駁我，我是不管的。我明知我講的話，這班以俄為神聖之人，和與這班有權利衝突的人，一定是要駁我的，我亦不管。我剛纔講過，這個問題是國家存亡的一個問題，我們不應存有絲毫私見，須要平心靜氣的去討論他，那末，公道自在人心了，我又何怕人來駁我？我未入本題之先，請諒我一刻，談談下列的四信條：

（一）我根本上不信一國的國民性，於轉瞬間就可以改變的。我們應該知道，任那一個國家的壽命，遠的經過數千年，近的也經過數百年而來，國家既

其悠久的壽命，那麼一國的國民性之陶成，自然是由於該國的地理歷史習慣和文化等等交流鎔鑄，且經過長時期的鍛鍊而成，然後有一種特別傾向的表現，而這種國民性的傾向，便又迴映到國家生命繼續上去，不知不覺的成為立國的要素了。這樣的互為因果，終使國家的存立，與國民性相生相倚；故此凡一國家的行為表示，可說就是以國民性為其背景，鎔成一片，不能斷離的。雖一國的民體，有時可被外國推翻，而其國民性只有暫時潛靜，如靈魂之暫失其運動之軀壳罷了，斷不因此輕易生出甚麼轉變來。我今且略舉幾個例來證一證，即如英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數百年如一日，就是因為英人有了他的特別冒險和堅忍的天性為其根據。他是島民，自衛力強，國體固結，且土地有限，不得不向外發展，冒險和堅忍的性情由此而生，雖向外實行其侵略政策。已有數百年之久，在地球上獲得無數的殖民地，猶未滿足，直到今日仍不斷的繼續他的

侵略政策，這是天性使然，未可一日變的。猶太人天性貪婪，亡國之後，佈散全球，亡國以來約二千年，所見各國居住的猶太人的天性，依然如故。俄國人性是陰險詭詐頑強刻戾的，故在俄國，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外交上的現像，都有這種性情的影子。他的政治是習慣專制的，故無論其政體如何變更、政治仍是專制的，人民仍是險詐的。託洛士奇說的好：「俄國人民受慣千餘年專制的政治，現在的政制，是與他們的習慣恰合」。此由於其國民性經長期的陶鍊，根深蒂固，而牢不可破的結果。倘說換一個政體的招牌，就能把他天性改變來，一瞬間，奸險的天性就變為忠厚的天性，詭詐的天性就變為公正的天性，恐怕是斷無此理吧！俗話說的好：「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實含有無限的真諦。

（二）我不相信國家政體一變，國家的需要就馬上可以滿足，帝國主義的

政策就可立刻滅絕，我們承認列強的帝國主義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是民族間最不平等的罪惡。但是他們國內的政治，無論是怎麼樣變法，國體怎麼樣改法，他們仍是不斷的繼續他們的帝國主義，甚至不管國家犧牲是怎麼重大，流血是怎麼樣淒慘，還要去拼命保持他們的帝國主義政策。這個緣故是十分使我們可以尋味的。我們倘是細心研究一下，就知道列強之與帝國主義政策，實在是息息相關，未必因為政體一變，就可以希冀其把這種政策完全取消的了。關於這一點，我不必向政治和外交方面多來解釋，我僅就經濟方面解釋他，便知帝國主義者好比我國的有鎗階級似的。這一枝鎗，就是丘八的第二生命，持了這枝鎗，可以保生命，還可到處作威作福。故此一枝鎗，不消說是丘八須臾不能離開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祇是強的國家能夠利用的，尤其是強的國家不得不要利用的；故強的國家與帝國主義政策又是須臾不能離開的。現在的列強，

好像是其國愈強，其用的帝國主義政策便愈爲厲害，這是什麼緣故呢？以經濟方面論：因爲（一）人口過剩，不得不向外發展以謀尾閥；（二）原料不夠供給本國的需要；（三）有國際的貿易競爭，不得不要向弱小民族或向非工業化的國家，來發展他們的特殊權利。有這三個緣故，列強是無法不要採用侵略的政策。（即帝國主義的政策）英國原料和糧食不足，當然要多謀殖民地以供給其所需要。日本區區三島，人口生產率有增無已，非向外大謀發展，以作過剩人口之尾閥不可。歐洲大戰，就是因爲列強爲特殊權利的競爭而起衝突的結果。總而言之，列強爲謀國家人民生存計，不得不要實行其帝國主義政策，是勢所使然。我們明白這點，便知道帝國主義的厲害；他是列強生死關頭的政策，在被壓迫方面，斷非以宣傳吶喊能夠打倒，或使他們覺悟，故往者法國帝政雖是改爲共和，但至今還是一刻不能放棄他的帝國主義政策；往年英國工黨執政